



勇士与死神

雷 铎等著

61
2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勇士与死神	雷 铎 (1)
杜鹃姑娘	瞿 琮 (14)
南陲浩气歌	陈潮荣 (28)
血路	柳 朗 (44)
英雄花	向 明 (56)
机灵虎	果 报 (71)
激战红石山	叶知秋 (88)
小河静静地流淌	邢晓宾 (92)
好兄弟歌	柯 原 (106)



勇士与死神

雷 铎

别了，祖国

还击越军的战斗中，一位战士在完成了送信任务的归途，与敌遭遇。当他消灭了七、八个敌人之后……

弹尽了——两个越军紧紧追逼，
路绝了——千仞悬崖直起直落！
呼啸的山风传来敌人的狂笑——
一个伤兵，抓活的，莫放过！

敌人逼近了，吹着口哨，哼着歌，
战士在崖顶站定了，那样沉着自若，
从胸袋里掏出一枚银闪闪的铝币，
端详着、抚摸着、亲吻着……

上阵前，精简了所有非战斗物资，
只留这铝币，伴他度过多少险关深壑；
贴身藏下一个光闪闪的国徽，
心中装进九亿人民的嘱托。

呵，请接受战士最后的敬礼：
你灿灿的国徽，我亲爱的祖国！
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死，
我已为你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敌人逼近了，吹着口哨，哼着歌，
战士摸摸腰际的手雷，面不改色：
“神圣的国徽，决不许敌人污辱！”
战士张口，把国徽深深藏进心窝。

天安门哪，你永远在我心头矗立，
金五星呵，你永远在我胸中闪烁；

我死了，我将活在亲人的梦中，
我死了，仍拥抱着伟大的祖国：

敌人逼近了，吹着口哨，哼着歌，
一齐拥上来，抱住战士的胳膊；
魔臂焉能攫住雷电？战士挣脱了，
举起手雷——俨然一尊威严的雕塑！

敌人吓昏了，狂奔着、打着哆嗦，
手雷拉响了，喷着烟火……
战士迸发出全部仇恨、甩出惊雷，
雷鸣了，电闪了，再也不闻狂敌唱歌。

烟消了，尘散了，战士也倒在血泊，
山低头，云落泪，为英雄唱起挽歌；
苍天之下，群峰之巅，勇士含笑仰卧，
因为，闪闪的国徽，珍藏在心窝……

鸟啼声声

微雨过后，他醒来了……

鸟啼声声，鸟啼声声，
唤醒了他昏迷的神经，

战士睁开千斤重的眼皮，
是真境？是梦境？这般清新：

曙光沐浴嶙峋的石山，
晨风轻拂蓁蓁的树林，
露珠闪在绿绿的草尖，
小鸟的歌儿，这般美妙动听！

啊啊，我竟送走了狰狞的死神，
啊啊，我又再踏上生命的征程，
我要活着！我要战斗！我要杀敌！
祖国在召唤我呀——我还年轻！

我要活着！我要战斗！我要杀敌！
可眼下，腿折手伤，昏昏沉沉，
爬回去，爬回去！去找医院，
伤愈重来，用十倍的仇恨消灭敌人！

呵，战士为何停住了脚步？
他在听哟，倾听我军挺进的炮声。
——不，不能后退！快追上战友，
只要活着，就要追着战友的脚印！

炮声隆隆，炮声隆隆……
似号角，召唤英雄的战士前进；
鸟啼声声，鸟啼声声……
象乐章，为不死的勇士送行……

心的呼应

烈日……寒风……细雨……
乱石……草莽……荆棘……
追着炮声，追着战友，
草丛中留下一路勇士的血迹！

这里仍是敌后：工事遍布，
这里仍是战场：冷枪四起。
爬呀爬，敌阵里潜行着我们的勇士，
爬呀爬，饥渴伤痛中你昏倒过去。

你昏倒过去，战友为了你万分焦急，
你送去的信，已化作捷报上的战绩；
可你呀，牺牲了？负伤了？……
首长多少次派人，潜入敌阵找你。

好战友呵好同志，纵然你献身了，

祖国母亲也要亲手摸摸你的遗体；
好同志呵好战友，如果你负伤了，
战友们也要背你到后方，养伤疗疾……

你醒过来，好象听到战友的话语，
心中发誓：死，也要死在激战的阵地！
亲爱的首长，亲爱的战友，
我决不去后方，我要上阵，我要杀敌！

炮声远去了……远去了……
勇士心中，感情的波澜叠起——
喜的是，我军象钢刀深插敌胸，
急的是，寻群的孤雁折了羽翼！

炮声远去了……远去了……
战友们声声叨念着勇士；
炮声远去了……远去了……
勇士追寻战友的足迹……

特别地图

山峰裹着白雾的展服，
草叶挂着晶莹的露珠。

平静的雾里涌着不平静的波澜，
——罪恶的炮口藏进竹林深处。

……月牙在云海里沉沉浮浮，
青蛙在草丛里奏响蛙鼓。
宁静的月夜杂着不宁静的声响，
——敌人打石修工事声震山谷。

狡猾的敌人，阴险的部署，
梦想把我军的步伐挡住，
敌阵中却藏有我军“观察哨”，
——负伤战士那雪亮的双目！

恨只恨，双眼不是照相机，
将这敌阵的秘密一一摄录，
搜遍身上，没有半张纸片，
取出钢笔，笔尖墨水已枯！

山瞩目：勇士撕下衬衣的白布，
云探头：勇士将钢笔吸进露珠，
画哟画，白布上颤抖的淡蓝线条，
见证着他曾战胜怎样的伤痛苦楚！

看图布上，这弯弯曲曲的虚线，
是暗壕连着“A”形掩蔽部；
等高线上，那错错落落的圆点，
是机枪暗堡封锁隘口险路……

墨水尽了——画到敌阵的最险要处，
勇士发狠了——指沾鲜血描画地图，
——纵然画干这一腔热血，
我也要將敌阵的秘密尽录！

画哟画，卧一处哟画一处，
画哟画，爬一路哟画一路；
祖国啊，我向您献上这张图，
您的儿子，将一腔热血倾注！

我曾经，在死神面前闭上了眼睛，
而此刻，刀山火海也休想把我挡住，
我怀中，揣着巧夺敌阵的指南，
我身后，闪着九万万期待的双目……

梦

刚刚苏醒，又昏昏睡去，
昏昏睡去，又苏醒过来，
朦朦胧胧，眼睛刚一闭上，
恍恍惚惚，梦的幕又拉开：

连长端来一个瓶子，雪白雪白——
“喝吧，喝吧，这刚挤的牛奶”；
指导员端来饭盒，热气腾腾——
“吃吧，吃吧，这是刚做的饭菜”……

醒来了，却是一切如故：
黄土、荆棘，野草、枯柴。
迷迷糊糊，眼皮刚一合上，
飘飘忽忽，梦的幕又拉开：

妈妈铺好洁净的床铺——
“快睡吧，崭新的被，妈给你盖”；
护士敷好化脓的伤口——
“等天明，你又能上阵杀狼豺”……

醒来了，还是一切如故：
荒山、野岭，战壕、断崖。
梦中美景，回忆又回忆，
更觉得，周身难受，伤痛难耐。

刚刚苏醒，又昏昏睡去，
昏昏睡去，又苏醒过来，
昏昏沉沉，眼睛刚一合上，
朦朦胧胧，梦的幕又拉开：

受难的边疆人民声声呼喊——
“解放军同志，快讨还血债”；
指挥所首长接到了“特别地图”，
“好同志，感谢你敌情全都带来”……

醒来了，力量骤添，默默宣誓：
爬下去，追上去，只要有口气在！
放心吧，敬爱的革命老前辈，
你们身后，正跟上来新一代！

最后的闪电

记不清度过了几番黑夜白天，

说不准翻过了几道深壑高山，
我们的主人公昏睡在一座山腰，
死神和梦神一起在他头上盘旋。

深草丛中，他的睡相那么安详，
他奄奄一息了，是正小憩，是将长眠？
苍白的嘴唇在微微嚅动，
微弱的声音发出肺腑之言：

妈妈，好妈妈，孩子将再也见不到您，
您笑一笑吧，让我最后看一眼您的笑颜；
妈妈，好妈妈，孩子此刻还不会倒下，
因为，这张地图，还未送到首长眼前！

……死神和梦神在他头上盘旋，
狰狞的魔鬼又来到他的身边：
两双轮胎鞋* 从他身旁踏过，
我们的勇士睁开了忿怒的双眼——

敌人在咫尺外的草丛架起火箭筒，

* 越军装备的是旧汽车轮胎割制的便鞋。

向着山下叽叽咕咕，指指点点，
山下公路，远远传来马达轰鸣，
近了，坦克上的“八一”军徽鲜红耀眼。

近了，近了，敌人的火蛇将喷吐毒焰，
疾进的千军万马将受到暗算！
十万火急！我们的勇士用尽全力，
向敌人，攒出复仇的雷电……

手雷报敌情，几十名暗敌一举被歼，
勇士降死神，他终于爬到激战的前沿。
……当他在救护所里醒来，
指挥所的首长已站在他的身边。

首长手捧着那张血画的地图，
帐篷外大炮的雷霆震撼群山，
电台里传来炮兵前观*的报告：
“敌人苦心经营的工事，已化齑粉尘烟”。

* 即炮兵前线观察所，观察并校正我炮击的火力效果。

首长含泪握着勇士枯瘦的双手，
依依惜别，派专车送他往后方医院；
当他的担架从夹道的队伍中通过，
每个战友都默默发出钢铁的誓言……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广州



杜 鹃 姑 娘

瞿 琮

—

在祖国南疆的野战医院，
有一位美丽的护士长，
她的名字叫杜鹃，
长得如同鲜花一样。

正当早春二月，
杜鹃花缀满山岗；

姑娘新婚的爱人啊，
此刻来到她的身旁。

小伙子叫做志刚，
在边防团里当连长；
浓眉大眼身魁梧，
好一副英俊的模样。

哪有年轻的姑娘，
不爱新郎，
哪有新婚的夫妻，
不是绵绵情长？

山水显得特别清新，
云霞也格外辉煌，
空气中弥漫着花香，
爱侣的心中酿满蜜糖！

每一分、每一秒呵，
都沉浸在幸福的海洋；
当早晨的阳光映入窗门，
爱情的芬芳也向天外飘荡……